



嫁妆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选集五

嫁 妆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DOWRY,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嫁 妆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95,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00,001—43,000 册
书号：10188·335 定价：0.54 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短篇六篇和中篇一篇。《嫁妆》是哀悼一朵花的凋谢。《伴侣》描写了一个自私冷酷的女人。《天才》嘲笑轻视工作，只会扯淡的人。中篇《匿名的故事》写一个纯洁的女性怎样为了追求一种理想而冲出了私爱的樊笼。

目次

嫁妝	三
伴侶	一三
天才	二五
查問	三三
匿名的故事	三九
<i>Mari d'elle</i>	一六九
在避暑山莊裏	一七九

嫁
妝
集

本冊第七十四頁第五、六行「……往後到了陰間魔鬼會怎樣把它下油鍋」一句的原文（指英譯本，下同）是「……怎樣在另一個世界裏魔鬼會燒烤他。」第一〇四頁第十三行「三教九流的張三李四」的原文是「各種各類的西多和尼基達們。」

第一〇五頁第五行「天打雷劈」的原文是「弄瞎你的眼睛。」

第一六七頁第八行「小弟某某再拜」的原文是「請相信（放心）您的卑微的僕人的真摯的尊敬和忠誠……」這是非常恭敬的書信中客套語。

『燒酒』的原文是伏特卡（Vodka）。

——中譯者。

嫁 妝

有生以來，我見過很多房子，甚麼大的啊，小的啊，新的啊，舊的啊，石頭砌的啊，木頭造的啊，不過其中有一所房子，我至今還保留着很生動的記憶。說得恰當一點，與其說它是洋房，不如說它是鄉下人的小屋——一所很小很小的平房，有三個窗子，活像一個矮小而駝背的老太婆，戴着一頂帽子。白灰牆，瓦房頂，舊煙囪，全都淹沒在一片青翠的海洋裏面。那所小房子夾在現在的房主的祖先們所栽種的槐樹、桑樹、楊樹中間，給遮得看也不見了。不過那所房子卻是城裏的房子。它那寬闊的院子跟別的同樣蒼翠的院子排成一排，成了街道的一面。從來沒有一輛馬車走過這條街，走過這條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見。

這所小房子的百葉窗永遠是下着的；房裏的人不在乎陽光——陽光對他們沒用處。窗子也從來不開，因為他們不喜歡新鮮空氣。凡是在槐樹、桑樹、鳥巢當中度過一生的人，對於大

自然是沒好感的。只有夏天的遊客纔覺得上帝具有慧眼，賜給大自然這樣的美景。此外的人，始終懵懵懂懂，看不見這種美景的存在。人們從不看重自己素來就有的豐富的東西。『物以稀爲貴；』●更進一步說，我們豈但不珍貴，甚至也不愛惜了。

那小房子立在樹木蒼翠的人間天堂裏，快樂的鳥雀在那些樹木上搭起窠來。可是房子裏面呢……唉……夏天，房裏是悶得透不出氣；冬天呢，熱得跟土耳其的澡堂●一樣，沒一點新鮮空氣，而且，好寂寞喇……

我第一回去拜訪那所小房子是許多年以前因爲辦一件事纔去的。房主人，一位上校，託我帶個信，給他的妻子和女兒。那第一回的訪問，我記得很清楚。實在要忘掉，是不可能的。

請閉上眼想想看，當你從門道走進大廳的時候，一個軟弱而矮小的四十歲的婦人呆望着你，現出恐慌和驚奇的樣子。你是生人啊，客人啊，『青年』啊；那就足夠使得她害怕而惶恐了。雖然你手裏並沒拿着刀子，斧子，或手鎗，雖然你滿面春風的微笑，你遇見的卻是驚恐。

『請問尊駕貴姓？』那小女人用顫巍巍的聲音問。

● 原文是『我們已經有的東西，我們不珍貴。』——中譯者。

● 指蒸氣浴的浴室。——中譯者。

我通了姓名，說明我的來意。

驚恐和驚愕立刻換成尖細而快活的『啊』的一聲喊，她翻起眼珠望着天花板。那『啊』的聲彷彿生出回音似的，從大廳到寢室，從寢室到廚房，一直到底下的地窖，一片聲的響起這『啊』的聲音來。不久，整個房子裏響起了各種聲音的『啊』。

過了五分鐘，我坐在客廳裏的一張又大又軟的、溫暖的長椅上，聽着『啊』聲走出大門，順着大街響下去。房間裏有除蟲粉的氣味，羊皮鞋的氣味，我身旁的另外一張椅子上擺着一雙鞋，用手絹包着。窗台上擺着天竺葵，掛着花洋布的窗簾，窗簾上停着麻木的蒼蠅。牆上掛着一位主教的油畫像，像框上的玻璃有一個角已經破裂；主教像旁邊，掛着一排祖宗像片，一律是吉卜西●型的、檸檬色的臉。桌上放着一個頂針，一個線圈，和一隻織好一半的襪子；一件黑罩衫和紙樣釘在一塊兒，放在地板上。隔壁房間裏有兩個驚恐慌張的老太婆匆匆的從地板上拾起同樣的紙樣和裁縫用的畫粉。

『請您務必原諒我們；我們這兒凌亂得很，』小女人說。

她一面跟我講話，一面朝那正在收拾紙樣的房間偷偷的、發窘的看一眼。房門也好像發窘似的，只開了一兩寸，就又關上了。

『甚麼事？』小女人對那門說。

『*Où est mon cravatte le 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yé de Koursk* ①』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門口問。

『*Ah, est-ce que, Marie……que* ②……真的，這是不行的……*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peu connu de nous.* ③問露克麗雅吧。』

『可是，我們的法國話講得多流利啊！』我在小女人的眼睛裏唸出了這樣的話，她快活得漲紅了臉。

過不久，門開了，我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女郎，十九歲光景，穿一件長長的花洋布衣服，腰

① 法語：我父親從庫爾斯克寄給我的領帶放在哪兒？——中譯者。

② 法語：啊，瑪麗亞，是嗎……嗎……——中譯者。

③ 法語：現在我們這兒有個我們不大認識的人。——中譯者。

間束一根金黃色的皮帶，我還記得腰帶上掛着一把珍珠母的扇子。她走進來，行了屈膝禮，漲紅了臉。先是她那長鼻子發紅——鼻梁上點綴着幾顆雀斑——然後一片紅暈泛上她的耳朵和額頭。

『這是小女瑪尼琪卡，』小女人嬌滴滴的說。『這是剛來的那位少爺，』等等。

介紹過後，我就說我看見這麼多的紙樣，未免納悶。母女倆垂下眼簾。

『每年耶穌升天節，』我們這兒有一個大市集，』母親說；『我們總要在那市集上買些衣料，於是我們就忙着做活，一直忙到來年的市集。我們從不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做。我丈夫的餉不很大，我們不能讓我們過奢華日子。因此我倆只好親自動手做活了。』

『可是誰要穿這麼多的衣服啊？這兒不是只有你們兩位嗎？』

『嗨……倒彷彿我們真打算穿那麼多衣服似的！這些不是爲了穿的，是做嫁妝用的！』

『嗨，媽，您怎麼說這種話？』女兒說，她的臉又紅了。『我們的客人許會認爲這是真事呢。』

『我不想出嫁。一點兒也不想！』

她說啊說的，可是說到『出嫁』兩個字，她的眼睛亮了。

茶呀，餅乾呀，牛油啊，果醬啊，全端來了，緊跟着又送來覆盆子和奶酪。到七點鐘，我們喫晚飯，一共六道菜；我們喫晚飯的時候，我聽見隔壁房裏傳來一聲又長又響的呵欠，我奇怪的看一看門口，只有男人纔會發出那樣的呵欠聲。

『那是我的小叔子，葉果爾·塞繆尼奇，』小女人看見我驚奇，就解釋道。『打去年起，他就住到我們這兒來了。請您原諒他：他不能上這兒來看您。他是個完全不懂交際的人，見着生人就害臊。他打算出家進寺院去。他做過一陣子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份失意傷了他的心。』

飯後小女人拿出葉果爾·塞繆尼奇正在親手刺繡的、日後預備獻給教會的聖衣來給我看。瑪尼琪卡一時也丟掉她的羞澀，拿給我看她替他父親繡着的菸草袋。我看着她活計，裝得很驚歎，她臉紅了，伏在母親耳邊說了幾句話。母親滿面春風，邀我跟她一塊兒上堆房去。在那兒，她指給我看五口大箱子和許多小箱子，小盒子。

『這就是她的嫁妝，』他母親低聲說：『全是我們自己做的。』

看完這些輕易不准外人看的箱子，我向我的殷勤的女主人告辭。她們叫我應許過幾天

再來看她們。

果然我踐了約。在我的初次拜訪過了七年以後，我奉命到這小城來，在一個當時正在開審的訟案裏做專門的鑑定。●

我一走進那所房子，就聽見那『啊』聲響遍了整個房子。她們馬上認出了我……當然啦！我那第一次的拜訪在她們生活中是件大事；大事既然少，自然就記得牢了。

我走進客廳：母親長得胖了，頭髮已經變白，正在地板上爬着，裁一件藍色的衣料。女兒坐在沙發上做針線。

屋裏仍舊有樟腦味，仍舊有紙樣，也仍舊有那玻璃破裂的像框和畫像。不過這兒卻也有變化。主教畫像旁邊掛了一張上校的像片，兩個女人全穿着喪服。上校是在升到將官以後，過了一個禮拜，去世的。

回憶開始了……寡婦流淚。

『寒門不幸，』她說，『您知道，我丈夫去世了。現在我們孤孤單單的留在世界上，沒人來

照料我們，只好自己來照料自己了。葉果爾·塞繆尼奇還活着，可是他呀，我沒甚麼好消息可以奉告。寺院不肯收留他，因為他——喝酒。現在，他心灰意懶，喝得比從前更兇了。我正打算上貴族法院去告狀。說來您也不信，他不止一次撬開那些箱子……拿去瑪尼琪卡的嫁妝，送給叫化子。他已經拿空了兩隻箱子！要是他照這麼幹下去，我的瑪尼琪卡就會一點嫁妝也剩不下了。」

『您怎麼說這種話，媽？』瑪尼琪卡說，難爲情了。『我們的客人真會當是……真不知道他會想到哪兒去呢……我是絕不——絕不出嫁。』

瑪尼琪卡抬起眼睛來，望着天花板，現出希望和渴望的神情，明明一點也不相信自己說的話。

一個矮小而禿頂的男人，穿一身棕色衣服和雨鞋，跟耗子那樣溜過門口，不見了。『我想，那人就是葉果爾·塞繆尼奇吧，』我暗想。

我瞧瞧母親，又瞧瞧女兒。她倆顯得老多了，也變多了。母親的頭髮漸漸銀白，可是女兒更顯得蒼老憔悴，外人乍看見她們，會把母親看作她的姐姐，年紀相差不會過五歲。

『我已經決心上法院去，』母親對我說，忘記她已經對我說過這話了。『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去告狀。我們做出來的東西，葉果爾·寒繆尼奇樣樣都偷去，散掉，好拯救他的靈魂。我的瑪尼琪卡要弄到一點嫁裝也沒有了。』

瑪尼琪卡又臉紅，可是這回她沒說甚麼。

『我們只好重新再裁做。上帝知道我們景況不行。我們現在在世界上是孤孤單單的囉。』
一年以前，命運重又驅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

走進客廳，我看見那位老太太。她穿一身黑衣服，臂上纏着重紗的 *pleureuses* ① 坐在沙發上做針線。她身旁坐着一個小老頭子，穿着棕色衣服，腳上登的不是皮鞋，而是雨鞋。一看見我，他就跳起來，跑出房間。

回答我的問候，老太太微笑着說：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 monsieur. ②』

『您在做甚麼活計啊？』過一會兒，我問。

① 法語：大臂紗。——中譯者。

② 法語：先生，我高興再看見您。——中譯者。

「這是一件罩衫。等我做完，我就要拿到牧師那兒去存起來，要不然葉果爾·塞繆尼奇就會偷去了。現在我把樣樣東西都存在牧師那兒了，」她低聲補充道。

她望着她面前桌子上放着的她女兒的像片，嘆口氣，說：

「我們在人世上成了孤魂了。」

女兒上哪兒去了？瑪尼琪卡在哪兒呢？我沒問。我不敢問那位穿着新的重喪服的老母親。我坐在房間裏，我站起告辭，瑪尼琪卡都沒來招呼我。我沒聽見她的語聲，也沒聽見她那細碎而膽怯的腳步聲……

我明白了，我的心沉下去了。